

明明书房
出版·质问

亦夫
著

这样的爱情

装不下

戏台上

的

生旦净末

爱情物语

爱情里

容不得

这样的脚本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的

爱情物语

生旦净末

亦夫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旦净末的爱情物语 / 亦夫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55-1502-1

I. ①生… II. ①亦…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69674号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授权, 严禁任何
方式使用。

生旦净末的爱情物语

作 者	亦 夫
责任编辑	王秋月
开 本	960毫米×650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7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502-1
定 价	4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64220043
编 辑 部	(010)6421008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第 1 章

1

钟灵终于来到了旋台河，这个半个世纪前曾经让爷爷产生过神奇爱情的地方。

这个凉气袭人的深秋，在州艺术学院表演系读大三的钟灵，被朋友推荐去参加一个电视剧摄制组的演员面试。面试在粮食局招待所一间散发着臭烘烘味道的房间里，无聊的剧情和中年导演那挂肮脏的黑胡子让他立即失去了兴趣。但导演却一把抓住了他：“你的外形和气质非常适合饰演男三号，一个世故颇深的爱情骗子。”钟灵说：“你就是让我演男一号，你就是给我一集十万，你就是在美国瑞士拍摄，我都没有兴趣。”胡子导演吃了一惊，旋即讥笑地说：“该不是我走眼不认得大腕了吧？我告诉你，别说一集十万，根本没有片酬。别说美国瑞士，连州都出不了，就在荒无人烟的旋台河。”

周末的时候，钟灵坐在了用来拉道具的一辆货车上，胡子导演拥着几个女演员在跨入一辆半新不旧的日产越野吉普前，傲慢地拔下一根长长的黑胡子，用嘴“噗”的一声把它吹到了正漫天卷起的沙尘之中。

由六辆破旧不堪的汽车组成的车队，很快进入了广袤的戈壁。

落在身后的州城，在黄雾般的沙尘中，看上去像一座废弃的古堡。车队沿着已经断流的忘忧川颠簸行进，左端是向天尽头无限延伸的茫茫戈壁，右端是已经呈现出荒芜和苍凉的威素拉牧场。不时有孤独的牧人、沉默的羊群、孤零零的沙柳和胡杨树在空空荡荡的视野中一闪而过。沙尘使它们朦胧不清，如同一个个不真实的幻影。

坐在道具车敞露的车厢里的，除了钟灵和一个哈萨克族的道具师外，还有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大狼狗。各式各样的道具占了大部分空间，使钟灵和那个道具师只能蜷缩在车厢的一角。道具师自车一启动，便从怀里掏出一瓶酒和一只磨得发亮的旧口琴，一面喝酒一面吹起听不出是伤感还是欢乐的调子。那只大狼狗不知是到了发情期还是不堪忍受牢笼的束缚，嘴角一直流着白沫，低沉地咆哮。在汽车引擎的轰鸣中，断断续续的口琴声、狼狗的呜咽声和前车中几个女演员夸张的笑声，让钟灵感到恍惚和陌生。

“小伙子，”道具师忽然停住了口琴声，用生硬的汉语说道，“你失恋了吗？旋台河能治疗你的爱情病。”

钟灵笑了起来：“我一年四季都在失恋。”

道具师说：“那么你就能在旋台河找到真正的爱情。”

钟灵对这个哈萨克汉子巫师式的信口开河不屑一顾：“那你去旋台河也是为爱情了？”道具师朗声笑了起来：“去旋台河的人都是为了爱情。”接着他便自豪地讲起了自己在旋台河的一个情人，厚颜无耻地炫耀她的奶子如何如何大、如何如何热情奔放、如何如

何在通宵做爱之后还能痛快地喝下一瓶烈酒。“旋台河的女人不是靠粮食活着的，而是靠爱情活着的。”哈萨克汉子高兴了起来，他猛地喝了一大口酒，摇晃着从车厢里站了起来，一面解开裤子向车外撒尿，一面大声地唱起了歌……

中午时分，剧组的车队停在了一个陌生的小镇。这是一个位于戈壁深处的小镇，几排灰旧的砖房和土坯房分散在街道两旁，四周稀稀落落地长着几株胡杨和沙漠梨树。沿街的房子前都搭起了凉棚，三三两两的人正围在热气腾腾的大锅边吃着羊肉或面条。街中央有几个流浪行乞的人在跳舞。他们大约是一家人，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和妻子敲鼓弹琴，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姑娘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妹妹随着鼓点的节奏扭摆跳动，周围挤满了浑身肮脏的孩子。

剧组一行二十多人乱哄哄地下了车，大呼小叫地让一家面铺的老板赶紧弄饭。那个道具师大概已经喝多了，有些摇晃地走了过去，跟那家人一起跳起了舞。胡子导演见状，立即厉声吆喝了起来：“萨蒙迪！你要是再敢喝酒，我就把你和狼狗关在一个笼子里。”萨蒙迪却一边扭动着沉甸甸的屁股一边嬉皮笑脸地说：“侯导，你舍不得！因为那是条母狼狗。”

吃饭的时候，剧组的男人女人都聊起了黄段子，一个个兴奋而放肆。

钟灵独自坐在一边吃饭。在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等多民族混杂居住的地方，这样的场景司空见惯，但钟灵

还是觉得很不自在。旋台河，那个曾让爷爷产生过铭心刻骨神奇爱情的地方，那个让他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在他的想象中一直是这样一幅美好的画面：河水宁静地流过小镇，四周是丰美的草场，古老而整洁的街道沐浴在淡淡的晨曦中。“吱呀”一声，木门的响动打破了清晨的静谧，从小院中闪身出来的，是一个美丽而健硕的姑娘。她用烟色的头巾蒙着面，只露出一双明亮而略带羞涩的眼睛……可这半天里，有关旋台河的话题却让他产生了怀疑，他们显然把那里描绘成一处纵欲者尽情发泄的乐园，一处毫无诗意的荒蛮蒙昧之地。

吃过饭，车队继续前行。钟灵忍不住把自己对旋台河的形象说给了萨蒙迪。这个粗犷的哈萨克汉子听得不明不白，他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问道：“姑娘露出明亮美丽的大眼睛？干什么？这么早上街来找男人吗？”钟灵说：“算了，给你说不明白。”萨蒙迪却像识破了他的心思一样，诡秘地笑着说：“我猜对了吧，你是去寻找爱情的。”钟灵望着车队后面卷起的高高的烟尘，自言自语地感慨道：“这样的地方，怕是产生不了什么神奇的爱情。”

钟灵拿出手机，刚想给黄雪蕾打个电话，萨蒙迪却说：“戈壁上没有信号，要打电话，五天以后到了旋台河再说。”

想着漫长而颠簸的路程，钟灵第一次对爷爷讲述的那段爱情产生了怀疑。

2

在纪念建州五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中，州话剧团新排的大型话剧《大漠雄魂》被指定为重点项目。一直穷得提上裤子找不着腰的话剧团，破天荒从州政府得到了一笔专款。

这天，团领导班子正在会议室讨论专款的使用方案，身为副团长的钟占寿却坐在那里昏昏欲睡。书记见状说：“老钟呀，你是团里的老资格了，你说说看。”钟占寿却张嘴道：“买几套房子分给年轻人结婚算了。”书记说：“这是专款，都要用在戏上。”钟占寿说：“那就重排一出真正的好戏。真见鬼了，《大漠雄魂》这种狗屁不通的东西，竟能被指定为重点。”书记笑了起来：“老钟真是艺术家！但艺术家也得食人间烟火。剧本是柳州长女婿写的，要不哪儿来的这笔款子。”钟占寿道：“弄来弄去，又成了唱堂会。其实连唱堂会都不如，忙活半天，连个赏钱都落不下。”正在这时，办公室小崔过来低声说：“钟团，您爱人来电话催您回去，说是您父亲回来了。”钟占寿连忙向书记团长们告了假，出门便径自回家去了。

失踪已近半年的父亲正坐在茶几旁摆弄着一件件稀奇古怪的小玩意：青铜手镯、骷髅形状的胸佩、木雕人形、破旧的烟斗、一对獠牙般的弯耳环……他见儿子进来，兴奋地高声说道：“团长，我

给你带了一样好东西。”说罢从身旁的背包里掏出一只黑亮黑亮的鬼脸来。钟占寿看时，原来是一副傩戏面具。“爹，您都七十的人了，半年半年地在外边漂着，就不怕……您这次回来千万别再走了。”

老父亲一扬脸，做了一个戏台上亮相的姿势：“你看我老吗？团长，我越来越年轻喽。”

钟占寿望着半年未见的父亲，不得不在心里暗自称奇：“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虽然须发凌乱，衣服邈邈，浑身散发着一股霉朽的味道。却脸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看上去比自己还有精神。”他苦笑了一下，对站在一旁的妻子肖真亚说：“给占禄打电话了吗？中午在长寿楼给爹接风。”老父亲说道：“把钟灵和钟秀都叫上，我回来不想看别人，只想看看他俩。”妻子不无醋意地说道：“爹这次回来，怕是只能见到我们这伙儿不想见的人。秀儿在上英语补习班，灵儿到外地拍电视剧去了。”

出了家门，钟占寿刚想拦车，却被父亲拦住了：“不用，我学会开车了。”钟占寿以为又是父亲的戏言，没料到他竟然径直打开一辆停在楼下的面包车坐了进去，“突突突”地发动了引擎。钟占寿和妻子当时就惊得愣在了那里。

这是一辆破旧得几乎到了报废程度的面包车。当钟占寿两口子坐进去时，更是吃了一惊：车内除了驾驶室的两个座位，其余座椅全被拆除，只摆放了一张单人睡垫，上面凌乱地扔着被褥枕头等

物。车厢内壁上到处挂着锅碗瓢盆、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角落里一只医院里用的便盆，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整个车厢看上去像一个单身汉的寝室。

“怎么样？”老父亲得意地说，“我这车简直就是一个活动的家，走到哪里就可以睡到哪里。”钟占寿吃惊地问：“放着那么大一套房子不住，您整天就住在车里呀？”老人熟练地开动了车子，神采飞扬地说道：“等我临死的时候，要是还能赶上土葬，我就把车开到坟墓里。要是火葬，把汽油箱一点就行了。”

走进“长寿楼”的时候，弟弟钟占禄已经在包间里等候。他是州“无名社”的演员。不知是由于专攻旦角之故，还是另有他因，钟占禄生得眉目清秀，皮细肉嫩。他头发稀疏而柔软，唇腮光洁，无髭无须，双手纤细白净，一身府绸衣衫勾勒出宛若女人般的婀娜体态。他见父亲和哥嫂进来，微微欠了欠身：“爹，哥嫂，菜已点定，四荤四素，一道清汤。四荤为东坡肘子、葱爆羊肉、麻辣蹄筋、焦熘丸子，四素为锅塌豆腐、松茸干柳、清炒豆苗、糖醋白菜。”嫂子笑道：“兄弟你这是背戏词呢，还是练口功呢？”老父亲却不容分辩地说道：“这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一概取消，今天专门吃羊汤火锅。”

这是一次久别重逢的聚会，但却没有钟占寿期望的那种亲切和热闹。父亲像半年没有吃饭一样，话没顾得说上两句，就一头扎进了脸盆般的大碗里狼吞虎咽起来。他的胃口好得惊人，一盘一盘的

羊肉、白菜、冻豆腐、腰子刚端上来，还没容得别人下筷，便很快就见了底。直到吃到第五盘，他的速度才放慢了下来。与老父亲相反的是，弟弟占禄却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他脸上呈现出惯有的忧郁表情，只是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挑着麻酱里的葱花。

钟占寿不好劝父亲慢吃，便对弟弟说：“你看你快瘦成麻秆了，得多吃东西啊。我不知道你整天到底有什么可忧郁的。”父亲从碗中把头抬了起来，准确地说：“这是没有爱情的表现！”钟占寿没有理睬妻子揶揄的暗笑，忧心忡忡地说：“占禄，爹说得对！你都四十好几的人了，是该找个人结婚了。”不料父亲却斩钉截铁地说：“爱情跟结婚不结婚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甚至是危险的话题，钟占寿怕口无遮拦的妻子说些什么无法收场的话，便闷头吃起饭来。钟占禄女人般柔弱地叹息了一声，用曲若兰花的手指重新开始把玩手中的筷子。

吃饱喝足的老父亲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令大家不解的是，他所谈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完全是陌生的、与他们这个戏子世家毫无关联的。他讲起了一个养蜂人的故事，讲各种植物花期的不同、摇蜜时的喜悦和蜂王与工蜂的关系……当讲到养蜂人那个美丽女儿凄婉的爱情故事时，老戏子深深地陷入了剧情之中。他声情并茂，语调时而沉稳舒缓，时而激越奔放。一双满是眼屎的老眼，甚至变得湿润起来……钟占寿打断了父亲的话：“爹，走吧，人家饭店要下班了。”

老汉出门后就上了汽车，他简短地说了声“团长，再见”，便发动了引擎。钟占寿赶紧抓住了车门：“爹，您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踏踏实实住些日子吧。再说，十月也该给我妈上坟了。”父亲却说：“十月的事十月再说。”钟占寿无奈地将手机掏出来塞进父亲手中：“那您拿上这个，我们什么时候都能找着您了。”父亲笑眯眯地将电话又塞了回来：“电话里传出来的声音让我觉得是鬼在叫魂。再说，我也不想有根看不见的线拴着我。”说罢又叫了声“团长”，脚下一使劲，那辆破烂不堪的面包车便像被踢了一脚的狗一样，“嗖”地窜出去了。

钟占禄大概没有想到父亲半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他吃惊地看着在大街上绝尘而去的汽车，忽然唱了一句戏词：“眼望夫君扬鞭催马上了沙场，妾身我心里空落落如失魂落魄。”钟占寿没有好气地白了他一眼：“我最近团里忙得抽不开身，你有空去扫扫爹的房子。东西怕早就叫老鼠咬得烂光了。”

3

9月18日是黄雪蕾20岁生日。她本来安排了丰富而浪漫的庆祝内容：和男朋友钟灵在“蓝梦酒吧”搞一个生日派对，然后去草原深处做一次远足露营，她将第一次把钟灵以未婚夫的身份正式介绍给家人……可这一切都因为钟灵去旋台河而泡了汤。当钟灵告诉她将去参加那个电视剧的拍摄时，她吃惊地说：“你疯了？二十集的戏只有六次露面机会，还不给片酬，你图的啥？”钟灵却神秘兮兮地说：“我不是以演员的身份去的，我是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去的。我看中的只是旋台河这个地方。”黄雪蕾说：“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事。”钟灵认真地想了半天，却唯独没有想起她生日的事来。

这天恰好是个周末，家在本市的同学都回家去了，商学院里显得冷清而无聊。中午黄雪蕾请几个同样家在外地的同学吃了顿饭，算是给自己过了生日。饭局订在州宾馆中餐厅的一个小包间，应邀而来的几个同学惊讶地问：“哎？怎么就你一人？你那个明星男友呢？”黄雪蕾淡淡地说了声“他拍戏去了”，然后便招呼大家吃饭喝酒。席间快递公司的一名小姐送来了一束鲜花和一只写着“生日快乐”的大蛋糕，大家都羡慕地叫起来：“到底是搞艺术的，就是比咱们学商的浪漫。”黄雪蕾看完鲜花里的贺卡后没有说话，却用

餐刀将蛋糕上的那行字抹平了……

饭局散场后，黄雪蕾和一群同学分了手，独自一人去了市中心的商业街。

周末的州府比平日热闹许多，大小商场、服装屋、美容院、吃食摊……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人。秋阳宁静地照射着这座古老的都市，行人的脸上挂着平时难得的悠然与安闲。黄雪蕾心里却既委屈又孤独，自己精心策划了很久的生日，竟然变得如此无聊和乏味，如此缺乏值得让人日后回味的内容！更让她难堪的是，自己收到了最不想收到的礼物，而最想念的钟灵竟然连个电话都没有打来。黄雪蕾心里空落落地在大街上游荡了一会儿，忍不住进了商场。她见什么就买什么：衣服、女式提包、鞋袜皮带、烟灰缸、脸谱、唱片……在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刀摊前，她甚至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两把吃烤肉用的蒙古刀。黄雪蕾知道自己患有不轻的购物癖，知道这些东西对自己毫无用处，注定都会成为宿舍里的垃圾，但她还是忍不住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黄雪蕾手里提着大包小包，腰里别着两把刀，疲倦而满足地出了商场的大门时，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她抬头一看，谢文革正坐在他那辆白色的沃尔沃里，笑咪咪地冲自己招着手。

“谢谢你送的花和蛋糕，你怎么知道我在州宾馆吃饭？”黄雪蕾一看见他，心里总是无端地一阵慌乱。

“想知道的事，总是有办法知道的。”谢文革从车里走了出来，

打开了后面的车门，“我还知道你男朋友不在。走，晚上我给你过生日。”

“我得回学校了。”黄雪蕾恢复了镇静，“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能轻易被感动的人。”

谢文革哈哈大笑了起来：“你警觉得像个猎人！我并不是想感动你，我也从不做趁虚而入的事。20岁的生日总得有点值得记忆的东西吧？”

“男朋友不在，孤独寂寞却抗拒了诱惑，这是成熟自立的标志，难道还不值得记忆吗？”黄雪蕾骄傲地说完，转身就要走开，谢文革却拦住了她：“拒绝并无恶意的邀请，只能说明你内心的脆弱。你是不敢而并非不愿参加我为你办的生日派对。”

他的话击中了黄雪蕾的要害，但自尊却让她更是对眼前这个男人的自负产生了反感。她刚想说“不管是不敢还是不愿，我就是不会跟着你走”，但这时手机却响了起来，是钟灵打来的：“蕾蕾，你还好吗？对不起，我一直在路上，没有信号，无法给你打电话，现在刚刚到了旋台河。”黄雪蕾心里一阵惊喜，她立即原谅了钟灵：“你总算记着给我打电话了。”但钟灵并没有说“生日快乐”之类她急于听到的话，而是开始描述旋台河的景色和一路上的见闻。他说旋台河有一种自小被割去了尾巴的驴子，这跟当地一种古怪的风俗有关。他还说起了剧组里的一条道具狼狗……钟灵好像患了风寒，嗓音嘶哑，语气低落，听上去像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黄雪蕾失